

萬有文庫

種子集

王雲五主編

國語運動

黎錦熙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語運動

黎錦熙編

中華書局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動 運 語 國

編 熙 錦 黎

路 南 河 海 上
五 雲 王 人 行 發

路 南 河 海 上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刷 印

埠 各 及 海 上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行 發

版 初 月 二 十 年 二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究 必 印 翻 權 作 著 有 書 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THE NATIONAL DIALECT

MOVEMENT

BY LI CHIN HSI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目錄

第一期	切音運動時期	四
第二期	簡字運動時期	一四
第三期	注音字母與新文學聯合運動時期	六五
第四期	國語羅馬字與注音符號推進運動時期	九一

國語運動

商務印書館開幕的那一年（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公歷一八九七）可以說，正是中國『國語運動』開始的那一年。那一年，湖南南學會成立，又設了一個時務學堂；上海時務報也就是前一年（丙申，一八九六）出版的。時務報於丙申十一月登了梁啟超氏的沈氏音書序，其中有言：

稽古今之所由變，識離合之所由興，當中外之異，知強弱之原，於是通人志士，汲汲焉以諧聲增文爲世界一大事。……吾師南海康長素先生，以小兒初學語之聲爲天下所同，取其十六音以爲母，自發凡例，屬其女公子編纂之，啓超未獲聞也。去歲從萬國公報中，獲見廈門盧翹章所自述，凡數千言。又從達縣吳君鐵樵見蔡毅若之快字，凡四十六母，二十六韻，一母一韻相屬成字，聲分方向，畫分粗細，蓋西國報館用以記聽議院之言者，卽此物也。啓超……竊私喜：此後吾中土文字，於文質兩統可不偏廢，文與言合，而讀書識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按：所謂沈氏音書，

就連登在時務報的次期以下詳後。）

經這麼一鼓吹，又加上那一年（一八九七）康有爲因德國強佔膠州灣，上書力請變法圖強，甚麼事都有革故鼎新的傾向了，果然，到了次年，就是戊戌變法那一年（一八九八）所謂「廈門盧懋章所著的書」居然見諸煌煌明諭；三十幾年前的大清政府，居然也在那兒提倡「諸聲增文」，打算幹現在土耳其凱末爾君的勾當了！

大凡一種「運動」總是起於少數先知先覺者一種有意的宣傳，跟着社會上一般人士受其影響而相與追隨，跟着政府也就受其影響而起了反應。我們根據這個運動歷程，可以把三十五年以來的「國語運動」劃分爲四個時期，每一個時期，就拿政府對於這種運動反應的事實作一個綱領。真湊巧！恰好每十年成一個段落：

一八九八（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即商務印書館開幕的次年）

七月二十八日，軍機大臣奉上諭：調取盧懋章等所著之書，詳加考驗具奏。

這年的前後，可定爲國語運動的第一期——「切音」運動時期。

一九〇八（清光緒三十四年戊申）

七月十四日，勞乃宣進呈簡字譜錄，奏請欽定頒行天下；奉旨：學部議奏。

這是國語運動的第二期——『簡字』運動時期。

一九一八（民國七年廢曆戊午）

十一月二十三日，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

這是國語運動的第三期——『注音字母』與『新文學』聯合運動時期。

一九二八（民國十七年廢曆戊辰）

九月二十六日，中華民國大學院公布國語羅馬字。

這是國語運動的第四期——『國語羅馬字』與『注音符號』推進運動時期。

我們只要記着：這三十五年以來，公歷的末一數字是『八』的，就是『國語運動』的紀念年；民國紀元逢『七』是紀念年；廢曆甲子逢『戊』是紀念年。

第一期 切音運動時期

——約當庚子（一九〇〇）以前——

（一）最初運動的概況 以下請分期論述一個大概：

凡是『運動』都有一種簡而賅的口號，現在叫做『標語』，從前講學家謂之『宗旨』。三十年以來，國語運動的口號不外兩句話：『國語統一』、『言文一致』，當國語運動的第一期，那些運動家的宗旨，只在『言文一致』，還不甚注意『國語統一』，國語統一這個口號，乃是到了第二期纔叫出來的。就說言文一致，也不過是要用一種『切音』的工具，來代替那繁瑣難寫之單個兒的漢字，却沒注意文體的改變；變文言爲白話，乃是到了第三期纔提倡成功的。所以我們叫這第一期爲『切音運動時期』。

切音運動的動機，就在他們目擊甲午（一八九四）那一次大戰敗，激發了愛國的天良，大家

推究其原因，覺得日本的民智早開，就在人人能讀書識字，便歸功於他們的五十一個假名；一方面又有幾位到過西洋的，不但佩服他們文字教育之容易而普及，更震驚於他們『速記術』之神速，於是乎羣起而創造切音新字。

盧戇章在這個時期中，要算是從事切音運動的第一人了。他是福建同安縣人，住在廈門。十八歲，應試不售；二十一歲，便往新加坡專習英文；廿五歲，回廈門，幫着英國教士馬約翰繙譯英華字典。那時漳泉一帶傳基督教的西洋人，已經利用羅馬字母創行一種『話音字』，用十五音（指聲母言）拼切土音土語，刊行聖經；盧氏就這種話音字，專心增改，歷十餘年，選定五十五個記號，製成一套羅馬字式的字母（橫行拼寫，兩音以上之詞都用連號），定名為『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那時纔是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甲午之戰還未開呢。他有一篇切音新字序，就是那年作的，其中說明了他的宗旨：

竊謂國之富強，基於格致；格致之興，基於男婦老幼皆好學識理。其所以能好學識理者，基於切音爲字，則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讀；基於字話一律，則讀於口遂即達於心；又基於字

畫簡易，則易於習認，亦即易於著筆，省費十餘載之光陰，將此光陰專攻於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何患國不富強也哉？

他也曾注意到『國語統一』這個問題，序中又言：

又當以一腔爲主腦，十九省之中，除廣福臺而外，其餘十六省，大概屬官話（？）而官話之最通行者，莫如南腔。若以南京話爲通行之正字，爲各省之正音，則十九省語言文字既從一律，文話皆相通，中國雖大，猶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對面無言也。

他的『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總字母（韻母）并總韻腳（聲母）共五十五字。廈腔只用三十六字，漳加二字，泉加七字，共四十五字；其餘十字，乃屬各處之總腔。這種組織，當然是很不精密的。大約他對於他的鄉談（廈腔）考究較精，故當時他所編著的新字課本，名叫『一目了然初階（中國切音新字廈腔）者』（廈門五崎頂倍文齋刊本），很能風行。只看戊戌年（一八九八）都察院代奏文中稱：『福建廈門近時用盧戇章切音新法，祇須半載，便能持筆抒寫其所欲言，』又稱：『旅閩西人亦多傳其學，稱爲簡易，』就可知道他出書後幾年間，這種切音新字在社會上所收的效果了。

盧氏把切音新字刊行後的第六年，就是戊戌年（一八九八），他的同鄉京官安溪林輅存「以字學繁難，請用切音以便學問」，呈請都察院代奏，奏中除揄揚盧氏所創閩音字學新書外，還列舉了四個創新法切音的人作比較：

查創新法切音者，福建盧翹章之外，更有福建舉人力捷三，江蘇上海沈學，廣東香港王炳耀，已故前署漢海關道蔡錫勇，各有簡明字學刊行於世，其法均遵欽定康熙字典切音，參以西法，而善其變通；或以字形勝，或以音義勝，或以拚合勝。大旨以音求字，字卽成文，文卽爲言，無煩講解，人人皆能。而尤以盧翹章苦心孤詣，研究二十餘年；且其生長外洋，壯年回籍，故其所爲切音新字捷訣，深得中西音義之正。……敢請我皇上飭下各該省督撫，學政，傳令盧翹章等，並其所著字書，咨送來京，由管學大臣選派精於字學者數員，及編譯局，詢問而考驗之，校其短長，定爲切音新字，進呈御覽，察奪頒行。

這一本奏了之後，軍機大臣於七月二十八日面奉上諭：

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調取盧翹章等所著之書，詳加考驗具奏。

附注：當時學部未設，只有禮部、民政部也沒有，只有戶部。故此等新事業都交總理衙門去辦——「總理衙門」是當時簡稱，實在名副其實也；又奏稿中所謂「管學大臣」，是戊戌變法，命將天下大小書院改辦學校，特設此職，所謂「編譯局」大約是指譯書局，也是那時特命梁啟超去辦的。

不好了！一聲霹靂，政變起，康梁逃，六君子死，新學新政，都成了曇花一現。過了一年多，庚子（一九〇〇）禍起；再過一年，辛丑（一九〇一）和約成；再過一年（一九〇二）兩宮回京；再過一年（一九〇三）俄兵占領奉天；再過一年（一九〇四）日俄開戰，朝野上下連受了這幾次大刺激，新機又大動了。於是盧氏舊事重提，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特從廈門跋涉到京，恪遵七年前的諭旨，將所著切音字書向學部呈繳，聽候考驗，並請代奏。不料學部批云：

查該文童所著切音之書，既經恭奉諭旨，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調取考驗等因在案；該文童自當欽遵，具稟外務部呈候核辦可也。

盧氏便又遵飭改向外務部呈進。不知載在辛丑和約列爲各部院之首的外務部，確是專辦外交，不比他的前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乃是總理各項新政新學的衙門了，牠當然還是否行學部查覈。盧

氏等到次年（一九〇六）三月，渺無消息，他又恭繕一部新書，呈繳外務部，請換出舊書，以便進呈御覽（此進呈本名中國切音字母，字母改用簡單點畫，頗似日本片假名，與光緒十八年所定羅馬字式的大不同了。書中以『京音切音字』爲主，末附泉漳福州廣東廈門五種字母）。當時學部已把他的書咨送譯學館審定，譯學館的文典處擬了一通三千多字的長批，給批駁了。這批起首却有一段概論，到現在還可一讀的：

現今世界文字，大別爲二：一爲象形字，一爲切音字。除中國獨用象形字外，餘如國書之字頭，泰西各國字之母，皆切音也。日本朝鮮雖亦沿用漢字，然日本則有假名，朝鮮則有諺文，用以補漢字之不逮，假名，諺文，亦切音字也。象形切音二法雖各有長短得失，然論其難易，二者實有霄壤之別：切音得數十筆十餘筆而有餘者，象形累數千字數萬字而未足。而文字之難易，又與教化之廣狹相爲比例：識字難，則游惰不得不多；識字易，則教育自然普及。近來日本教育會屢有改良國字之議，至欲盡廢漢字，專用假名或羅馬字以代之，蓋爲此也。夫漢字爲我國國粹之源泉，一切文物之根本，在日本因襲既久，尙難一旦更張；在我國累代相傳，豈可反行廢棄？特以字形

繁重，施諸初等教育，實有勞而少功博而寡要之患，故仿照國書及泰西諸國文字成例，別製切音字一種，以與固有之象形字相輔而行，亦今日不得已之舉也。

又有一段，可以代表那時學部的正面主張：

今欲造中國切音字母以濟象形文字之窮，則宜審求「三十六字母」之本音，稍去其微妙難辨者，以爲標準聲母若干字；又按「四呼」（按：謂開口，齊齒，合口，撮口）、「四收」（按：謂喉音，鼻音，舌齒音，唇音）日法，參酌古今韻書，以爲標準韻母若干字。聲韻既定，或仿日本片假名之例，取原字之偏旁以造新字，或竟用泰西各國通例，借羅馬字爲之。新字成立，乃依玉篇廣韻等書所注之反切，逐字配合，垂爲定程，通行全國，不得遷就方音，稍有出入，要使寫認兩易，雅俗兼宜；然後足以統一各省之方言，徐謀教育之普及。

根據這個主張來審查盧氏所製切音，當然要批駁了：

今查盧繼章所著中國切音字，內分「字母」「聲音」兩種，總計字母一百有二，聲音二十五，各按京師閩粵方音之別。而有用舍多寡之分。其所謂字母者，即韻母；其所謂聲音者，即聲母；其傍注

之羅馬字，卽其所造新字之讀音。其拚法，則以韻母爲經，居中大寫；以聲母爲緯，各按字音之平上去入，細書於韻母之上下左右。觀其審音定位，搜討不爲不勤，用意不爲不至。然以泥今忘古，狃近味遠，遂生種種之缺點。

下文便列舉牠的疏謬數端：一爲聲母不完全（因卅六字母中有十七個濁音，而他只有三個濁音，太少了），二爲韻母無入聲（就是說，應該照廣東入聲收k收t收p，製出三類入聲韻母來），三爲寫法乖謬（不應先寫韻母而後聲母，與古今中外通例相背馳）。於是說：「該書謬誤，有此三種，自難用爲定本，通行各省。」於是學部據以咨呈外務部，外務部便據以割交文童盧翹章，時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三月十九日也。

這時已入國語運動第二期，王照的「官話字母」已大規模地推行於京津寧奉一帶，盧氏應該和他合作，舍己之短（如乖謬的寫法），就人之長，像勞乃宣就是以因利乘便而幾於成功的。但他不肯如此，他要和王照爭霸，那年回到上海，還把他那進呈本略爲增修，出了一部北京切音教科書（只見首集，上海點石齋石印本），在書名旁邊綴上一副對聯：「卅年用盡心機，特爲同胞開慧

眼；一旦創成字母，願教吾國進文明。」後來到了民國元年（一九一一）他被本省選派爲教育部讀音統一會會員，會中把注音符母議決了，他不謂然，以爲不如他自己所創的簡明淺易，回去便把他的切音字母改名『國語字母』，於民國四年（一九一五）還出了中國新字一書（廈門閩南書局石印本），那書名旁邊的對聯也還照舊挂着，只是『卅』字改了『冊』字，他致力於切音運動，到此實在已有三十七年之久了。（這書後幅還印上光緒二十四年的上諭和三十二年的學部批語，他晚年頗以遺老自居。民國□年卒。）

我們把盧氏作第一期國語運動家的代表，只因他的創作，他的宣傳，最專而最早。還有見諸戊戌（一八九八）林輅存呈奏中的四個人，不復詳述，只舉其略歷和書：

蔡錫勇字毅若，福建龍谿人。曾隨便美日祕三國，居華盛頓四年。

傅音快字一冊，光緒三十一年湖北官書局重刊本，子蔡琦蔡璋校。首有光緒二十二年自序，同年花縣湯金銘跋。

沈學，無字，江蘇上海人。通英文，十九著書，五年而成；每星期日，在一林春茶樓，傳授其「天下公字」，